

只 見 在

〔明〕葉紹袁原編

冀勤輯校

中華書局

午夢堂集

中册

〔明〕葉紹袁 原編

冀勤 輯校

午 夢 堂 集

中 冊

中 華 書 局

鴛鴦夢

葉小純

撰

目錄

小序 ······ 沈自徵

鴛鴦夢 ······ 單矣

楔子 ······ 單矣

第一齣 ······ 單矣

第二齣 ······ 單矣

第三齣 ······ 單矣

第四齣 ······ 單矣

單矣

四〇

四六

四七

四八

四九

五〇

五〇

小序〔二〕

沈自徵

《鴛鴦夢》，予甥蕙綱所作也。諸甥姪皆具逸才，謝庭詠絮，璧月聯輝，洵為盛矣。迨夫瓊摧昭折，人琴痛深，本蘇子卿「昔為鴛與鴦」之句。既已感悼在原，而瓊章殞珠，又當于飛之候，故寓言匹鳥，託情夢幻，良可悲哉。若夫詞曲一派，最盛於金元，未聞有擅能閨秀者。即國朝楊升庵，亦多諸劇，然其夫人第有《黃鸝》數闋，未見染指北詞。綱甥獨出俊才，補從來閨秀所未有，其意欲於無佛處稱尊耳。吾家詞隱先生為詞壇宗匠，其北詞亦未多概見。余伯道無兒，育瓊章為猶女，愛其絕世靈識，欲與較論宮商，揣桃花扇底之風，一證詞家三昧，傷辨弦往矣。今綱甥作，其俊語韻脚，不讓酸齋、夢符諸君，即其下里，尚猶是周憲王金梁橋下之聲，實可與語此道者，將以陰陽務頭，從來詞家所昧，行與商之。蕙綱即詞隱先生孫婦。崇禎丙子秋日，舅氏沈君庸甫識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二〕原無此小序，據明乙本增補。

鴛鴦夢

〔正名〕三仙子吟賞鳳凰臺　　呂真人點破鴛鴦夢

〔西王母引隊開上云〕閨苑仙家白錦袍，海中銀闕宴蟠桃。三更月下鸞聲速，萬里峯頭玉樹遙。子童乃西王母是也。前者因蟠桃會返，羣仙邀遊林屋洞天，其時有子童侍女文琴、上元夫人侍女飛玖、碧霞元君侍女茝香，三人偶語相得，松柏綰絲，結爲兄弟，指笠澤爲盟。雖非同世俗因緣，未免凡心少動。湖神報來，子童遂謫罰三人降生松陵地方，汾水湖濱，以信指水之誓，使他見人寰中離合聚散、悲歡愁恨，有同夢幻泡影。那時子童先將文琴、飛玖攝歸瑤京，然後使呂純陽指點茝香，使恍知前果，不昧本因，使三仙子齊歸正道，不負子童一片化導之心也。純陽須在意，勿憚勞者。〔呂應云〕貧道既領仙旨，索往下方走一遭者。〔齊下〕

楔子

〔未上〕小生姓蕙，名百芳，字茝香，祖貫松陵人氏。幼習儒業，博覽羣書，奈年已弱冠，功名未遂。雅慕神仙，志希出世，人間一種齷齪富貴，何有於我哉？家住太湖澤畔，門臨漪碧，白鷗往來，儘可讀書適志，只是人生須得同心好友，上下千古，杯酒論文，庶可以消胸中傀儡。這幾日索居寡伴，情緒無聊，把杯看劍，俱少意味。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（一），可語人無一二三，須索向南窗盹睡一回，與羲皇上人遊也。〔做睡介〕〔夢中起行介〕呀，前面高臺龍縱，境界異常，小生須索登臨咱。〔上介〕你看臺下一池，池中蓮花盛開，紅妝映日，翠蓋擎風。你看那蓮中有一朵並蒂者，十分豔冶光輝，更是可愛也。

〔仙呂賞花時〕這蓮呵，須不是太一飄來海外風，也不是玉女愁窺華井容，你看他相倚笑綠波中。奇怪也，你看蓮花池畔，有鴛鴦一雙，遊戲于蓮蕊之間，多少和鳴相得。〔內作風起介〕呀，一陣狂風，將並頭蓮吹折下來，驚得那兩兩鴛鴦衝天飛去，止有斷紅零葉，浮飄碧沼之中，好是淒涼人也，似霓裳仙從，撲刺刺驚散下廣寒宮。

〔做醒介〕此夢好是奇異也。日色卓午，四顧寂寥，小生須索信步行吟，遊詠一番也。

「行介」呀，前面果有高臺一座，登臨景色，恍與夢中相似，你看臺上標題着「鳳凰臺」三字，古人豪吟雄句，端的是名勝之所，只是孤遊無興，如何得一二良友臨風快譚也。「望介」有二人攜手而來，容貌衣服，仙仙霞舉，定是異人。「迎介」「昭、瓊仝上」「昭云」有酒日爲樂，無官百不憂，饒他封萬戶，輸我醉鄉侯。小生昭綦成是也。「瓊云」天才磊落自髫年，斗酒淋漓詩百篇。瀟灑臨風稱玉樹，疏狂玩世慕青蓮。小生瓊龍雕是也。「蕙見介」二位兄長，小生蕙百芳，祇候久矣。「昭、瓊云」我二人以詩酒爲生，風月爲侶，誓不與俗人作緣。今遇子半面無交，傾蓋如故，氣宇丰神，大是可兒可兒。我今快友，可得子爲三矣。「蕙云」承兩兄不棄，願結爲兄弟，樂道倡酬，笑傲于天壤之間，豈不快乎？「昭云」綦成字文琴，年二十三歲。「瓊云」龍雕字飛玖，年十七歲。「蕙云」百芳字茝香，年二十歲。如此合拜文琴爲兄，飛玖爲弟，小生忝居其次矣。「拜介」今日勝地良朋，苦無斗酒，明日中秋佳節，小弟當具杯酒，遊高臺，琴兄、玖弟，幸勿爽約，想人生聚散，好是難期也。

「么篇」喜的是兩兄呵，鶴背黃雲向天外逢，怕的是雁影紅林，可兀那別恨重，山水如有待，佳辰良在，茲覲了這臺四列玉芙蓉，小生早間得一夢，見奇花異鳥，醒而起遊，遂遇兩兄，良非偶也，莫認做仙源春夢。明日兩兄早來，期再續這武陵踪。「全下」

第一齣

「末上」小生蕙百芳，得遇文琴、飛玖兄弟，洵是千古異人。今日相約遊賞鳳凰臺，小生索先往，此時如何還未見到？正是風飄黃葉下，疑是故人來。「昭、瓊上云」昨日相約芭香同到鳳凰臺玩月，須索走一遭也。「見介」「末云」大哥、三弟，真信人也。小弟已備下蔬酒，與哥哥、兄弟高臺之上，把酒一問青天何如？「昭、瓊云」甚妙。「把酒介」「末云」小弟閒口閒話，想我輩負此才具，不得一顯當世，那多少蛙鳴雀噪的暢，好是冷人齒頰也。

「仙呂點絳脣」數載漂蓬，暮吟朝誦。空磨弄，壯志如虹，命蹇才無用。

「瓊云」哥哥，你看彩雲飛盡，明月將升，是好秋景也。「末舉杯云」哥哥，兄弟對此秋光，開懷暢飲咱。

「混江龍」村醪相奉，笑談今古月明中，只見那彩雲飛畫閣，清露滴芳叢。聲唧唧驚棲宿鳥，絮叨叨催織寒蛩。今夜連朋共友，對月臨風。哥哥、兄弟胡亂飲幾杯者。都是些山蔬野菜，那裏有炮鳳烹龍。只有那磁甌色淡，那裏討琥珀光紅。看扶疏桂影，寂寞秋容，露

迷堤柳，霜剪江楓。猛然間愁懷頓起，酒興偏濃。哥哥，我想半生遭際真堪歎也，抵多少賈誼遠竄，李廣難封。可憐英雄撥盡冷爐灰，休休男兒死守酸虀甕，枉相思，留名麟閣，飛步蟾宮。

〔昭云〕今夜天晴月朗，把酒臨風，是如此歡飲者，更有幾人，大家開懷，莫生惆悵，古語有云：「萬事不如杯在手，人生幾見月當頭。」〔末〕

〔油胡蘆〕此時呵，少婦紅樓午夜空，伴嫦娥愁萬重；天涯遊子未歸驄，怨殺那啼螢四壁聲相哄，便金樽傾倒和誰共。靜悄悄倚欄干聽暮鐘，冷清清對銀缸形影弄。霎時間一片砧聲動，準備着修尺素待征鴻。

〔天下樂〕又有那旅客家鄉信不通，孤蓬睡眼瞢，助淒涼月色如水溶。是書生未遇時，伴孤燈一點紅，誰如這嘯臺高聳。

〔昭云〕今日登臨，本擬散愁，翻多感慨，偶因興至，亂道幾句，幸兩弟勿哂。〔蕙、瓊云〕兩弟倚馬之才，豈無佳作？休得吝教。〔蕙詩云〕臺迥煙雲接，蕭疏木葉乾。月明山色

〔昭詩云〕登臨懷木落，望月想清輝。自謂終丘壑，無緣附帝畿。志同虹貫日，淚與雨俱霏。常恐年歲晚，蹉跎何所歸。〔蕙云〕昭兄真高才也。〔昭云〕今宵此景豈可無詩？兩弟倚馬之才，豈無佳作？休得吝教。〔蕙詩云〕臺迥煙雲接，蕭疏木葉乾。月明山色

翠，人寂水聲寒。爲惜秋代序，空驚日跳丸。可憐臨此地，幾度淚珠彈。「瓊詩云」奇峯插天外，欲涉險難過。地僻行人少，山空古木多。浩歌雲沒岫，長嘯水翻波。慷慨向誰說，西風吹鬢幡。「蕙云」我輩飲酒閒談，不覺月已西沉也。「瓊云」明朝一別，後晤何時？哥哥幾時進取功名，俺們相約同行，以爲何如？「昭云」男子漢豈不以功名爲念，夫致身天衢，而爭光日月，亦大丈夫所爲。怎奈豺狼當道，志士難施，不如埋蹤泉石之爲高也。兩賢弟以爲何如？「末」哥哥，只「功名」兩字，好是險也。你待要致身天衢，小弟舉幾箇古人比喻咱！〔二〕。

〔那吒令〕你羨那上天的鄧通，須挣下打方圓的孔兄。「昭云」茫茫宇宙，豈少知音？「末」待覓知音的蔡邕，先做了爛尾額的爨桐。「瓊云」古人若終軍棄襦，寧無早發的也。「末」待學棄襦的幼童，只如今函谷關，將丸泥久封。「瓊云」哥哥，目今秋風桂子，正是鵠鷗高騫之日也。「末」只渭水波，秋風動，干夢斷了非熊。

〔瓊云〕哥哥若論起世道，真箇荆棘銅駝，煞多感慨也。「末」

〔鵠踏枝〕幾遍欲問蒼穹，未語價氣填胸。滿腹經綸，爭奈荆棘成叢。誰敢指北極半天蠶蠉，只落得灑西風兩袖龍鍾。

〔昭云〕只蓋世裏「利名」兩字，乾老了多少人也。「末」

「寄生草」看了些閑獲鐸，天也則是打冬烘。抵多少，英雄火裏消冰凍，繁華草上翻春夢，枉了蠹魚簡內將人送。從今後，休題他「腌臘」兩字浪功名。「昭云」大丈夫得志食於鐘鼎，不得志隱於山林。「末」我呵，山林鐘鼎多無用。

「昭云」光陰易過，聖世難逢，自古道「有道則見，無道則隱」，到不如潛形林壑之間，寄跡水雲之畔，釣游鱗、弋飛鳥，遇冬成歲，花發知春，豈不美哉！「末」

「么」從今後，馴麋鹿、靠古松，收拾起心猿意馬離塵冗。受用的山風颯颯泉聲送，茶煙裊裊圖書供。晚來紅日滿柴扉，閑時自把《黃庭》誦。

「末」我想高隱之人，有多少好處也。「昭云」賢弟試說咱。「末」

「後庭花」喜青山處處逢，望丹崖倚瘦筇。慣尋他西嶺呼猿洞，誰待聽東華朝馬鐘。每日價送孤鴻，琴心三弄。有時節泛扁舟訪釣翁，上危樓眺遠峯。和新詩寄碧筩，懶擡頭中酒慵。看今日秋，瞥眼冬，兀良吳江上弔落楓，又早灞陵橋梅雪濃。

「柳葉兒」歎人生似醞雞舞甕，看光陰似墜露飛蓬。向史書上打算生涯冗。「瓊云」看來人生窮通富貴，皆由時也、命也。「末」一箇咽李的悲陳仲，一箇鑽核的笑王戎。「瓊云」古人云：使我有身後名，不如生前一杯酒。「末」算不如美酒千鐘。

「昭、瓊云」我三人若有名山佳地，誓同一處，切勿世情相絆者。「末」我們立志頗堅，

豈有相背之事乎？

〔煞尾〕交情比管鮑深，高讓與夷齊共。再不去涉紅塵怖恐。今日高臺上說盡興亡落日擁，抵多少弔前朝晉代吳宮。問天公搔首青空，我三人呵，誰讓當年白也風，看衝星劍雄，叫雲笛弄，聽一聲長嘯五湖東。〔全下〕

第二齣

〔蕙上〕抱瑟齊門歎數奇，高山流水幾人知。千金若有良工在，不鑄鍾期卻鑄誰？小生蕙菴香，今日是八月中秋，當此天雨，好淒涼人也。記得去年與文琴、飛玖二人相聚，不覺又是一年也。

〔正宮端正好〕憶當年三更後，涼風細，金粟香浮，滿簾花影明如晝。碧月青天瘦。

〔滾繡毬〕那時節談未休，賦秋風相和酬。步瑤階露沾羅袖，望河漢夜色悠悠。思前雨淚流^(三)，今宵幾處愁？何處是鳳凰臺也！亂紛紛遙峯遠岫。日月好是疾波，急攘攘夜壑藏舟。何緣別信風中絮^(四)，可歎相逢水上漚，隻影停眸。

書當快意讀易盡，客有可人期不來。咳，聽窗楞上淅淅颯颯的響，正是夜雨空階，秋燈

瘦影。是咱讀書人消受也。

〔叨叨令〕今夜蕭蕭暮雨窗間逗，直恁的淒淒戚戚添僝僽。一弄兒人聲寂寂秋聲驟，猛憶

的山林有約成虛負。又一年過了也麼哥，又一年過了也麼哥。可憐殺，紅塵滚滚還如舊。

此時怎得昭、瓊二人到來，攀今弔古，還可消解幾分。「何當共剪西窗燭，卻話巴山夜雨時」。

〔脫布衫〕雨絲絲難繫離愁，倩西風吹盡離愁，欲待訴知音何處有，訴青天怕天消瘦。

我想去年通宵之談，多成話柄。

〔小梁州〕大都來浪話閑言一筆勾，難想難求，多做了疏林木落響颼颼。休回首，潘鬢不禁秋。

〔么〕聽蕭蕭敗葉將窗叩，銀燈黯冷淡香篝。雨不休，風還又，恰天香時候，可正是風雨替花愁。

〔上小樓〕這雨呵，零落梧桐，淒迷楊柳，兩般兒魂顛夢倒，攬碎人心，搖拽簾幙。轉無聊，成拖逗，忘憂惟酒。耐酒醒，愁懷依舊。

雨，看看下得大了。

〔么〕怎不教相如病，宋玉愁。這雨呵，淋漓敗葉，灑潤枯條，湧滿芳洲。不免推窗試觀雨

色，欲待倩鱗遊，問故人安否。怎奈驟瀾漫，做一江洪溜。

〔煞尾〕本待學翻書釋悶消寒漏，卻教我對景無言憶舊遊。則被那鐵馬兒聲嘶鬪，怪殺啼蛩四壁啾，一盞孤燈兀自留。香霧濛濛籠畫幙，玉漏迢迢二更候。一夜西風已涼透，細雨絲絲如重九，蕉柳蕭蕭不奈秋。我可也腸斷還從春去後，那其間更比這往日的淒涼，今最陡。

第三齣

〔雙調新水令〕〔末〕昨宵一夢甚蹊蹺，曉窗外鴉鳴鵲噪。辨吉凶難定準，對史書也無聊。
花影搖搖，卻疑有人來到。

昨夜坐至三更，隱几而卧，只見兄弟飛玖走來，趨前退後，短歎長吁，比往日詠月吟風，景象絕不相同。我說：「兄弟爲何如此煩惱？」可對我說。」他說：「我自有心事，且坐了細講。」正要講時，被簾前鐵馬「鐺」的一聲，猛然驚醒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我想飛玖雖然有病，已曾遣人走問，說道好些，如何有此惡夢？

〔雁兒落〕檐前片鐵敲，卓上殘燈照。不知他淒涼病未消，還是我魂夢多顛倒。

「僮上云」一心忙似箭，兩腳走如飛。蕙相公在家麼？「蕙云」呀，你是瓊相公家僮兒，如何這般慌張？你家相公好麼？「僮云」不要說起。我相公昨夜三更時分死了。特來報知。「蕙云」怎麼說？「僮云」死了。「蕙云」兀的不痛殺我也。

「得勝令」驚地人驚倒，頃刻也魂飄。從今後，雁去書難寄，灰寒香怎燒。悲淘，斷送金蘭約。呼號，摧殘刎頸交。

「喬牌兒」這幾時怪琪樹仙源音信遙，是誰想瑤浦不通潮？俺子待月明再把金樽倒，便恁相思不可邀。

「僮云」船已催下，相公請行。「末下船介」下的船來，好淒涼人也。

「沽美酒」灑西風血淚飄，更寒日慘荒郊。看滿目淒涼楓葉凋。船家搖快些。「船家云」風大，搖不上。「末」怎當他石尤風吼，我心急路偏遙。

「僮云」已到門首了。「末進介」

「川撥棹」險將我一交，原來是蒼苔上紙錢飄，書堂裏人影寥。你年青志高，緣何一命輕拋？爲路迢迢，難聚昏朝。說到傷心處，天荒地老。呀，我幾回將兄弟叫。

「末問僮云」你可曾報知昭相公麼？怎不見來。「僮云」昨日去報，昭相公有病，不得自來，差人在此。